

老吴的退休风波

◆ 李晓宇

老吴从主任办公室出来的时候，脸色和外面的天一样阴郁，整个人失魂落魄的。

老杨不经意间抬头瞥了一眼，就发现了他的异常。老杨赶紧迎了上去，搀着他的手：“老吴，你这是怎么了？”

“我……我恐怕不能退休了！”

“这是为什么啊？”

“主任说我的档案里没有知青下乡的记录，现在不能办退休，拿不到养老金……”

老杨一听，先是一愣，继而双目呆滞陷入了沉思。老吴的情况他是知道的，老伴刚熬过十年浩劫，没几年就撒手而去了，留下一个懵懵懂懂的儿子。老吴好不容易把孩子抚养成人，操办他结婚生子，以为一家人可以就这么将和美美的日子过下去，可谁知就在三年前，儿子儿媳竟然在矿上双双罹难……老吴白发人送黑发人，肝肠寸断，望着还在学步的小孙子，刚养大儿子的老吴不得不振作精神抚养孙子。这几年单位效益不好，老吴下了岗，祖孙两人相依为命，全靠老吴做点小生意熬日子。本指望退休了能领到养老金，给孙子准备一点上学的钱，现在没

了养老金，也不知道老吴能撑几年。要是过几年熬不动了，又该怎么办呢？

老杨这样想着，不自觉地露出了担忧的神色。他拉了拉老吴的手，说：“老吴啊，你也别担心，事情发生了总有解决的办法不是？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咱俩都熬过来，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”

老杨见老吴不说话，只是呆呆地站着，继而说道：“这样吧，你先回去好好休息一下，老弟我再帮你想想办法。”

老杨把老吴送上车后，还没来得及回车间，一个惊雷就在远方炸响了，接着，压抑了一个下午的暴雨瞬间倾泻而下。

第二天，老杨到老吴家的时候，老吴正坐在屋檐下出神，夏天的雨竟飘成点点细雨，像熬过了一个冬天之后的春雨一样滋润。

老吴一见老杨，赶紧朝门里叫了一声：“小春子，快给你天来爷爷搬个小凳子出来，我们在外面坐会儿。”

老杨一听，先是一笑，转而脸色一沉：“你这老鬼，不打算让我进你家了？我可是带着好消息来的啊。”

老吴总算是笑了笑说：“这外面多好，宽敞透气。”

刚说完，小春子就跑出来了，小凳子还没放下去呢，嘴里已经甜甜地叫开了：“天来爷爷，您坐！”

老杨看了看眼前这个乖巧又调皮的小男孩，爽朗一笑：“嗯，真是个好孩子。”

老杨刚坐下，老吴就有些急不可耐地问道：“有什么好消息？”

“我昨天问了经理，经理说让我们去档案局看看，像这种上山下乡的大事，档案局应该会存档。”

“这是真的？”

“是真的！”

“好好好，那我明天就去市档案局看看。”

不知不觉间，老吴拉紧了老杨的手，像一个溺水的人忽然抓住一块浮木一样激动欢喜。

第二天一早，老吴吃过饭就骑着他的“小电驴”出发了。夏天的雨来去匆匆，这会儿除了路面上的积水，头顶的太阳已经让人们忘记了昨夜的暴雨，不一会儿他就到了市档案局。

档案局里坐着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同志，和老吴年纪不相上下。老同志手里拿着一份泛黄的报纸，像拿着那些远去的时光一样厚重，他的目光穿透眼镜落在报纸上仍然有神。他听完老吴的叙述就忙开了，一会儿开柜子，一会儿取案卷，一会儿和同事沟通。

十分钟、二十分钟、四十分钟，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，老吴的脸色渐渐地开始泛白了。又过了二十多分钟，那个老同志面色凝重地朝老吴走了过来。老吴愣在那里，像一个犯错的孩子一样一动也不敢动。嘴唇开开合合，最终还是问了出来：“没……没找到吗？”老同志无奈地摇了摇头，表示无能为力。

老吴也不说谢，慢慢地转身出了档案局，小电驴也忘了去骑，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着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和自己无关了一样。以至于明明是红灯，他还是踏上了斑马线。

一阵警笛声呼啸过后，老吴躺在了医院



的病床上，旁边是老杨和小春子。所幸小车司机开得慢，只是手腕脱臼了，得休息一段时间。

老吴睁着眼，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发呆，眼神里满是无奈。他不明白怎么忽然所有的不幸都找上他了，他觉得自己快要支撑不住了。老吴侧身叹了口气，小春子急切酸红的眼神忽然进入了他的眼里。老吴定了定神，强打精神对孙子说道：“小春子不哭啊，爷爷没事，你看这不好好的吗？”

小春子点了点头：“嗯，小春子不哭，爷爷你也不要哭。”

老杨眨了几下眼睛，起身走了出去。刚走出门，就看到单位的小沈匆匆地赶来，一问才知道，原来是老吴的档案找到了！几年前为了方便管理，市档案局把知青上山下乡的档案转到县里了。刚才老吴走后，档案局管理人员查到了档案移交记录，马上通知了老吴的单位。主任已经打电话联系县档案局，找到了老吴的档案。听到这个好消息，就赶紧派小沈过来告诉他。

老杨打发小沈回去，自己再一次进入了老吴的病房。不一会儿，病房里传来了两老一少的欢笑声。

（作者系汝州市实验中学教师）

·连载·

毛泽东 离京巡视纪实

毛泽东说，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，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。情况不明，政策就不正确，决心就不大，方法也不对头。医生看病是先诊断，中医叫望、闻、问、切，就是先搞清病情，然后处方。我们打仗首先要搞侦察，侦察敌情、地形，判断情况，然后下决心，部署队伍、后勤等等。历来打败仗的原因大都是情况不明。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，付出的代价很大。大家做官了，不做调查研究了。我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。现在我要搞几个调查的基地，下去交一些朋友。对城市问题我没有发言权想去调查几个工厂，此心早已有。我现在搞了几个基地，派了几个组住在几个地方。陈伯达、胡乔木、田家英他们会后还要回去。我和大家相约搞点“副食品基地”做调查研究，不要搞什么报告，更不要相信什么报表。报上来说粮食增加了，经济作物也增加了，而实际上并没有增加。我看不要搞那些报表。报表我是不看的，实在没有味道。河南要求下边报六类干部情况，今天通知明天就要，这只能是假报告。我们要接受教训。报表有一点也可以，统计部门搞统计需要报表，可是我们了解情况主要不能靠报表，也不能靠逐级的报告，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。

毛泽东说，广东有个大队总支书记说，办食堂有四大坏处，一是破坏山林，二是浪费劳力，三是没有肉吃（因为家庭不能养猪），四是不利于生产。前三条都是讲的不利于生产，第四条是个总结。这个同志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。这些问题不解决，食堂非散伙不可。今年不散伙，明年也得散伙。勉强办下去，办十年也还得要散伙。现在河南有些食堂难以继，非停办不可。没有柴烧把桥都拆了，还扒房子、砍树，这样的食堂是反社会主义的。看来食堂要有几种形式，一部分人可以吃常年食堂；大部分吃农忙食堂。北方冬季食堂非散伙让大家回家吃饭不可因为有个取暖的问题。

毛泽东说，人民公社三年没有搞条例，当然也搞了些规定，比如北戴河会议的决议，武昌会议的决议，郑州会议的记录，上海会议十八条，我写给生产队、生产小队信里提的六条。这些文件和规定在有些地方不灵在有些地方灵了。在一类县、社、队是灵了；在二类县、社、队基本灵了，一部分不灵，没有执行；在三类县、社、队基本不灵。犯了错误能改就行，只要好好地干，错误和失败就会走向反面，反面就是正确和胜利，不要抬不起头来。

这是毛泽东在看了山东、河南、甘肃、贵州等省某些地区发生严重情况的报告，又听了三个调查组汇报之后形成的认识。因为山东、河南、甘肃、贵州等省的报告已经说明，中央纠正“五风”的规定，在某些地区根本没有同群众见面，后来查明，有的还被当作“反面材料”加以扣留。中央几个调查组，按照原来的要求，都调查了一个落后队，调查材料也同样证明，中央有些政策，在这些落后队确实没有执行。

出席“三南会议”的许多同志一致赞成搞一个条例。有些同志说，1960年11月的“十二条”虽好，但那是党内文件，需要一个公开的条例。还有些同志提出：目前农村工作中问题很多，光搞一个条例，内容势必很杂重点不易突出，建议条例只写经过实践已肯定的制度、政策和办法，另写一个党内指示，着重解决思想认识和党的领导等问题。也有一些同志认为，鉴于公社体制在调整探索中间，在体制定型以前，条例可暂不搞。对此，毛泽东表示不同意。他说：“这又不是圣旨，今年不行，明年再改；明年不行，后年再改。”后来，这个条例始终没有提交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，形成正式法令，一直都是修正草案，可能与毛泽东的这个解释有关。

14日，参加三北会议的四位中央常委和其他与会会人员移师广州，两会合并，继续进行。

晚上，毛泽东在广东省委小岛餐厅，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，有各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参加。毛泽东讲了话。他对公社工作条例初稿不太满意，第一是太长，第二是太杂，第三是逻辑性不强，要修改。毛泽东又一次重申：公社、生产大队划小这个原则，已经肯定了，过大了对生产不利。他说：“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，队里边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，从开始搞农业社会主义改造，搞集体化、搞公社化以来，就没有解决。现在这个条例，就是要解决平均主义问题。”毛泽东从农业合作化到公社化一路讲下来，说它们一直存在着平均主义而没有解决。这是一个相当深刻的反思。他说：“穷富队拉平的问题，现在已经证明，对富队不好，对穷队也不好。必须对生产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区别对待。小队里头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，也就是劳动力多的与劳动力少的社员户之间的矛盾。因为实行粮食供给制，劳动力少的户跟劳动力多的户吃粮都一样，他横直有的吃，所以就不积极。而劳动力多的户，他们想，反正吃粮都一样，我干也是白费，所以他也不积极。”

刘少奇接着说：“群众对多产多购少吃，很有意见。他丰产了。可以多购，但也要多吃。如果少产了，那就少购少吃，这个他倒没有意见。国家应该采取奖励的政策。按劳分配问题，不但要表现在工资问题上，而且要表现在实物上。国家、公社、生产大队、生产队和个人，一定要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。”

毛泽东举了浙江嘉兴县的例子，说明应当实行多产多吃的道理。嘉兴，是一个著名的产粮县，但是农民多产不能多吃，结果成了少产少吃了，所以粮食严重减产。毛泽东说，今后高产的地方农民一定要多吃。

关于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是生产大队还是生产小队的问题，毛泽东又提出来，说还可以研究。

毛泽东确定这次会议讨论三个问题：公社体制问题、条例问题、粮食问题。周恩来又补充了一个商业和对外贸易问题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《雨后山中而记》（外三首）

● 李六一

苔径濡衿欲安，暮雨叩轩夜阑珊。
老灯如荧漫染天，宿鸟归鸣空翠山。
池边树静风不止，廊下犬吠独闻喧。
行滑超起休莫嫌，杯羹尽兴心已暖。

《假日中城市路旁》

虚空浮万象，俗尘疏器噪。
树杪晓夏深，金鸟散暖阳。
成人叙家常，稚童嬉戏忙。
独行自知趣，举目皆他乡。

《傍晚车过汝州市大峪高速路段有记》

落晖照故园，初月涌峰峦。
深峡卧飞桥，巉崖穿洞天。
停车独遥瞻，自叹景色鲜。
可暖远游心，唯忆墟里烟。

《观看“河南李树建戏剧艺术中心”启动仪式戏剧晚会所记》

粉墨人生几度愁，舞台春秋自风流。
馨尽汗血细演绎，独辟蹊径德厚。
寸心悠悠故园路，大河滔滔国腔吼。
信步殿堂书辉煌，漫漫拾阶又一楼。

（作者系省人民医院神经电生理、肌病专科门诊主任，汝州乡贤人物。）



山村女孩笑开颜

薛亚楠 摄

只愿你平安喜乐

■ 郭慧利



上班路上，看到三三两两的孩子背着与自身比例极不协调的书包，略有些无力地走在上学途中。我和老公感慨，现在的孩子比我们那会儿要可怜多了，这么重的书包，这么多的书，哪儿还有玩的时间。

晚上吃过晚饭，我们一家窝在床上看电视的时候，对面楼里的舞蹈室传来孩子们练舞蹈的音乐声，“这么晚还不休息……”老公一边伸出头望向那边灯火通明的场景，一边感慨。

在孩子的成长方面，我和老公难得的统一，就是不给孩子增加太大的压力，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，放任他自由成长。坚持不报班，不拔苗助长，以他的兴趣和爱好为出发点，以重在引导的方式，抓大放小，让孩子拥有一个快乐无忧的童年。

老公曾和我讨论过，希望孩子长大后干什么，是当官，还是经商，或者钻研学术？我给老公回复说，我只想自己的孩子当个平凡的普通人，不需要他飞黄腾达，光宗耀祖；也不需要他出人头地，高人一等。如果我们有能力，就给孩子营造一个宽松的成长环境，让他长大后作个富贵闲人。在物质基础得到满足的前提下，遵照自己的内心，从事自己喜爱的事业。

老公深以为然，在某些时候甚至比我还要离谱。他时常发出要逃离城市的宣言，不仅退休后要回到农村，种地、养鸡、看落日，还要在当下马上回到农村，让农村的自然和淳朴解放孩子的天性。老公虽无意追逐当下大城市一些高知分子回归田园，放养孩子的时尚，但“城市套路深，我要回农村”这一理念却被他的育儿观诠释得

淋漓尽致。

钢筋混凝土的世界中，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住在格子间，孩子的成长局限在一个又一个室内场所，不管我们愿不愿意，电子产品逐渐成为主流，渗透到孩子成长的方方面面。回想我们小的时候，肆无忌惮地玩泥巴、堆沙堆、踩水花，在和煦的春风里看万物生长，在骄阳的夏日里听夏蝉歌唱，在丰收的秋田里看麦浪滚滚，在肃杀的冬日里猫逐打闹……

在大自然赐予我们无限广袤的天地间，孩子可以随心所欲地撒欢、玩耍，少了电子玩具的侵蚀，不需要考虑游戏成本，本真的回归，天性的解放，童趣的充盈，是孩子成长时最天然的养料。在这样的游戏中，孩子汲取成长所需的各种营养，感知生命的奇妙，体验无穷的生存智慧，家长只需从旁稍加引导，孩子的成长自然水到渠成。

然而，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想法显得有些离经叛道，大环境中的一个个体，不仅另类，而且脱离群体。同时也有人认为，这只不过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。究竟谁对谁错，可以说是见仁见智，现在下结论都为时尚早。而我们每个身处其中的家长，面对着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大势所趋，不管做出怎样的选择，都不可避免地需要对其他规则做出相应的妥协和让步。但不管世事如何改变，我希望自己能够坚守那份初心，为我的孩子披荆斩棘，只愿他平安喜乐。